



目

230

89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類敘

經部總敘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贅述所  
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  
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  
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  
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  
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  
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  
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

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

分攀緣曰眾驅除異已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

異不遷及其弊也如論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

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

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

也肆如王守仁之未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

儒引古義以抵其隙

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如一字音訓動要其辨數百言之類

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

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

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

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

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

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

曰樂曰小學

易類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

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

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

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機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

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

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各爲條論具列於左

書類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

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宋蔡尊謂是書久頌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昔疎今密其勢則然然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並蓄以證異同若夫劉向記酒誥召誥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班固牽洪範於洛書諸儒併及河圖支離膠轕淆經義矣故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非解經之正軌者咸無取焉

詩類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眾說爭矣然  
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仲漢學者意亦  
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  
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  
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益要其大義數十  
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  
戰國時人固後來攙續之明證卽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  
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意其真  
贗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偏見今參稽眾說務協  
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

可採並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名  
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採輯則尊漢學  
者居多焉

禮類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  
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  
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僞河間  
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  
三禮並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  
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據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

詰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  
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  
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爲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  
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爲先後  
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春秋類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竝立於世其間諸  
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  
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  
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

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  
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  
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錯  
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  
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  
有徵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  
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眾  
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  
生著錄之繁一經爲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經類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騏汪應辰皆疑其僞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註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爲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

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明角勝之事也

###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爲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採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然又不見爲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採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語見沈廷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

別爲部分然論語類未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  
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  
孝經孟子雖自爲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  
校正文字及經傳諸圖併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四書類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  
自宋淳熙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  
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  
記禮記遂爲一家卽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謂之  
賦迨立名曰楚詞楚詞亦遂爲一家元邱葵周禮補亡序稱

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爲一經前創後因外則  
爲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別立四書一  
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  
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  
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  
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並盡  
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  
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樂類

沈約稱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

生尙書大傳引辟雖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

隋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卽莽書非古樂經也

大抵

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於經而後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豔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爲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

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好也

### 小學類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爲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竝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爲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家以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爲訓詁

說文以下編爲字書廣韻以下編爲韻書庶體例謹嚴不失  
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各以所重爲主如李燾說文五音  
韻譜實字書袁子  
讓字學元元實  
論等韻之類悉條其得失具於本篇

史部總敘

史之爲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  
左傳曾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  
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爲  
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  
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  
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爲大言動曰

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  
舍傳云爾司馬光通鑑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爲長編後爲考  
異高似孫緯略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  
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編次爲草卷以四丈爲一  
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光作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  
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一家李燾巽巖集亦稱張新甫見  
洛陽有資治通鑑草彙盈兩屋案燾集今已佚此據馬端臨  
文獻通考述其父廷鸞之言  
今觀其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採及飛燕外傳張彖冰山  
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並小說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  
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必有故矣今總括羣

書分十五類首日正史大綱也次日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  
紹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  
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  
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  
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考私家記  
載惟宋明二代爲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戶分  
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  
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  
然雖有疑獄合眾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參眾說而  
核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棟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質也趙

與時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騶一書誣謗文彥  
博范仲淹諸人晁公武以爲真出梅堯臣王銍以爲出自魏  
泰邵博又證其真出堯臣可謂聚訟李燾卒參互而辨定之  
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史部諸書自鄙  
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  
之矣

### 正史類

正史之名見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監版合宋遼  
金元四史爲二十有一

皇上欽定明史又

詔增舊唐書爲二十有二近蒐羅四庫薛居正舊五代史得  
哀集成編欽稟

未經  
睿裁與歐陽修書並列共爲二十有四今並從官本校錄凡

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

令典莫敢私增所由與裨官野記異也其他訓釋音義者如  
史記索隱之類掇拾遺闕者如補後漢書年表之類辨正異  
同者如新唐書糾繆之類校正字句者如兩漢刊誤補遺之  
類若別爲編次尋檢爲繁卽各附本書用資參證至宋遼金  
元四史譯語舊皆舛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

均視此以考校釐訂自正史始謹發其凡於此

### 編年類

司馬遷改編年爲紀傳荀悅又改紀傳爲編年劉知幾深通  
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一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其  
不列爲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  
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今仍蒐羅遺帙次  
於正史俾得相輔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門著錄四十  
四部舊唐書載二十九部併實錄爲四十一部新唐書載二  
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傳六卷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三卷而已穆天子傳雖編次年月類小說傳記不可以爲信

史實惟存温大雅一書不能自爲門目稽其體例亦屬編年  
今併合爲一猶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之意也  
紀事本末類

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  
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  
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  
有此一體夫事例相循其後謂之因其初皆起於創其初有  
所創其後卽不能不因故未有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  
卽紀傳亦創編年亦創既有是體以後微獨編年相因紀傳  
相因卽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旣眾遂於二體之外別立一

家今亦以類區分使自爲門目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  
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總彙於此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  
爲紀事本末者亦併著錄若夫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  
諸雜史傳記不列於此焉

### 別史類

漢藝文志無史名戰國策史記均附見於春秋厥後著作漸  
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諸目然梁武帝元帝實錄列諸  
雜史義未安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創立別史一門以處上不  
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義例獨善今特從之蓋編年不  
列於正史故凡屬編年皆得類附史記漢書以下已列爲正

史矣其歧出旁分者東觀漢記東都事略大金國志契丹國志之類則先資草創逸周書路史之類則互取證明古史續後漢書之類則檢校異同其書皆足相輔而其名則不可以竝列命曰別史猶大宗之有別子云爾包羅既廣六體兼存必以類分轉形蹟屑故今所編錄通以年代先後爲敘

雜史類

雜史之目肇於隋書蓋載籍既繁難於條析義取乎兼包眾體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遺記汲冢璣語得與魏尚書梁實錄竝列不爲嫌也然既繫史名事殊小說著書有體焉可無分今仍用舊文立此一類凡所著錄則務示別裁大抵取其事

繫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祇一家之私記要期遺文舊事足以存掌故資考證備讀史者之參稽云爾若夫語神怪供詼嘲里巷瑣言裨官所述則別有雜家小說家存焉

詔令奏議類

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別集夫渙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爲藝尚書誓誥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文獻通考



始以奏議自爲一門亦居集末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末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併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

傳記類

紀事始者稱傳記始黃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則晏子春秋是卽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輿乎裴松之註三國志劉孝標註世說新語所引至繁蓋魏晉以來作者彌夥諸家著錄體例相同其參錯混淆亦如一軌今略爲區別一曰聖賢如孔孟年譜之類二曰名人如魏鄭公諫錄之類三曰總錄如列女傳之類四曰雜錄如驂鸞錄之類其杜大圭碑

傳琬琰集蘇天爵名臣事略諸書雖無傳記之名亦各核其實依類編入至安祿山黃巢劉豫諸書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蕕同器則從叛臣諸傳附載史未之例自爲一類謂之曰別錄

史鈔類

帝冠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取百篇此史鈔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門然隋志雜史類中有史要十卷註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嗣後專鈔一史者有葛洪漢書鈔三十卷張緬晉書鈔三十卷合鈔眾史者有阮孝緒正史削繁九

十四卷則其來已古矣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鑑總類之類則離析而編纂之十七史詳節之類則簡汰而刊削之史漢精語之類則採摭文句而存之兩漢博聞之類則割裂詞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彌衍餘風趨簡易剽竊史學荒矣要其含咀英華刪除冗贅卽韓愈所稱記事提要之義不以末流蕪濫責及本始也博取約存亦資循覽若倪思班馬異同惟品文字叟機班馬字類惟明音訓及三國志文類總匯文章者則各從本類不列此門

載記類

五馬南浮中原雲擾偏方割據各設史官其事蹟亦不容泯

滅故阮孝緒作七錄僞史立焉隋志改稱霸史文獻通攷則兼用二名然年祀綿邈文籍散佚當時僭撰久已無存存於今者大抵後人追記而已曰霸曰僞皆非其實按後漢書班固傳稱撰平林新市公孫述事爲載記史通亦稱平林下江諸人東觀列爲載記又晉書附敘十六國亦云載記是實立乎中朝以敘述列國之名今採錄吳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亂遺跡者準東觀漢記晉書之例總題曰載記於義爲允惟越史略一書爲其國所自作僭號紀年直爲僞史然外方私記不過附存以聲罪示誅足昭名分固無庸爲此數卷別區門目焉

時令類

堯典首授時舜初受命亦先齊七政後世推步測算重爲專門已別著錄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節者則有時令諸書孔子考獻徵文以小正爲尙存夏道然則先王之政茲其大綱歟後世承流遞有撰述大抵農家日用閭閻風俗爲多與禮經所載小異然民事卽王政也淺識者歧視之耳至於選詞章隸故實誇多鬪靡寢失厥初則踵事增華其來有漸不獨時令一家爲然汰除鄙倍採摘典要亦未始非幽風月令之遺矣

地理類

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爲州縣志書之濫觴元明以後體例相沿列傳侔乎家牒藝文溢乎總集末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夸飾以侈風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禛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志載織錦璇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然踵事增華勢難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擇尤雅者錄之凡蕪濫之編皆斥而存目其編類首宮殿疏尊宸居也次總志大一統也次都會郡縣辨方域也次河防次邊防崇實用也次山川次古蹟次雜記

次遊記備考核也次外紀廣見聞也若夫山海經十洲記之屬體雜小說則各從其本類茲不錄焉

### 職官類

前代官制史多著錄然其書恆不傳南唐書徐鍇傳稱後主得齊職制其書罕覩惟鍇知之今亦無舉其名者世所稱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蓋建官爲百度之綱其名品職掌史志必撮舉大凡足備參考故本書繁重反爲人所倦觀且惟議政廟堂乃稽舊典其間如元豐變法事不數逢故著述之家或通是學而無所用習者少則傳者亦稀焉今所採錄大抵唐宋以來一曹一司之舊事與儆戒訓誥之詞今釐爲

官制官箴二子曰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勸官方明人所著率類州縣志書則等之自鄙矣

### 政書類

志藝文者有故事一類其間祖宗創法奕葉慎守是爲一朝之故事後鑑前師與時損益者是爲前代之故事史家著錄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載漢武故事濫及稗官唐志載魏文貞故事橫牽家傳循名誤列義例殊乖今總核遺文惟以國政朝章六官所職者入於斯類以符周官故府之遺至儀注條格舊皆別出然均爲成憲義可同歸惟我

皇上制作日新垂謨冊府業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襲舊名考

錢溥祕閣書目有政書一類謹據以標目見綜括古今之意  
焉

目錄類

鄭元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題胡應麟經義  
會通謂始於唐之李肇案漢書錄七略書名不過一卷而劉  
氏七略別錄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題而何隋志曰劉向別錄  
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序推尋事迹自是以後不能辨  
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其文甚明應麟誤也今所傳者以崇  
文總目爲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並準爲撰述之式惟鄭  
樵作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併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

而尤表遂初堂書目因之自是以後遂兩體並行今亦兼收  
以資考校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學宋志乃附目錄今用宋  
志之例並列此門而別爲子目不使與經籍相淆焉

史評類

春秋筆削議而不辨其後三傳異詞史記自爲序贊以著本  
旨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班固復異議焉此史論  
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體如劉知幾倪思諸書非博覽精思  
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於品隲舊聞抨彈往迹則纒繙史  
略卽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書動至汗牛又文士  
立言務求相勝或至鑿空生義僻謬不情如胡寅讀史管見

譏晉元帝不復牛姓者更徃徃而有故瑕類叢生亦惟此類爲甚我

皇上綜括古今折衷眾論

欽定評鑑闡要及全韻詩昭示來茲日月著明燭火可息百家調語原可無存以古來著錄舊有此門擇其篤實近理者酌錄數家用備體裁云爾

子部總敘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爲

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爲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

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  
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  
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歧出不名一類總爲薈粹皆可採摭  
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  
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未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  
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考證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  
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  
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  
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  
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

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卽其不合於聖  
人者存之亦可爲鑑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

### 儒家類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  
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山遽相標榜此亦世變  
之漸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兩傳而當時  
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  
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讎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  
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

而至是也聖門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錄者大旨以濂  
洛關閩爲宗而依附門牆藉詞衛道者則僅存其目金谿姚  
江之派亦不廢所長惟顯然以佛語解經者則斥入雜家凡  
以風示儒者無植黨無近名無大言而不慙無空談而鮮用  
則庶幾孔孟之正傳矣

兵家類

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是古  
有兵法之明證然風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間孤虛王相之說  
雜以陰陽五行風雲氣色之說又雜以占候故兵家恆與術  
數相出入術數亦恆與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

者當以孫子吳子司馬法爲本大抵生聚訓練之術權謀運  
用之宜而已今所採錄惟以論兵爲主其餘雜說悉別存目  
古來僞本流傳既久者詞不害理亦併存以備一家明季遊  
士撰述尤爲猥雜惟擇其著有明效如戚繼光練兵實紀之  
類者列於篇

法家類

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爲

聖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於管仲諸家可以知  
近功小利之隘觀於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  
鑑彼前車卽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



絕者歟至於凝嶮所編和凝和嶮父子闡明疑獄桂吳所錄桂萬榮吳訥相續撰棠陰比事於慎祥刑並義取持平道資彌教雖類從而錄均隸法家然立議不同用心各異於虞廷欽恤亦屬有裨是以仍準舊史錄此一家焉

### 農家類

農家條目至爲蕪雜諸家著錄大抵輾轉旁牽因耕而及相牛經因相牛經及相馬經相鶴經鷹經蟹錄至於相貝經而香譜錢譜相隨入矣因五穀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譜荔枝譜橘譜至於梅譜菊譜而唐昌玉蕊辨證揚州瓊花譜相隨入矣因蠶桑而及茶經因茶經及酒史糖霜譜至於蔬食

譜而易牙遺意飲膳正要相隨入矣觸類蔓延漸因四民月令而及算術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風角鳥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問靈樞乎今逐類汰除惟存本業用以見重農貴粟其道至大其義至深庶幾不失幽風無逸之初旨茶事一類與農家稍近然龍團鳳餅之製銀匙玉盃之華終非耕織者所事今亦別入譜錄類明不以未先本也

### 醫家類

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元好問傷寒會要序知河間之學與易水之學爭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然儒有定理而醫無定法病情

萬變難守一宗故今所敘錄兼眾說焉明制定醫院十三科  
頗爲繁碎而諸家所著往往以一書兼數科分隸爲難今通  
以時代爲次漢志醫經經方二家後有房中神仙二家後人  
誤讀爲一故服餌導引歧途頗雜今悉刪除周禮有獸醫隋  
志載治馬經等九家雜列醫書間今從其例附錄此門而退  
置於末簡貴人賤物之義也大素脈法不關治療今別收入  
術數家茲不著錄

天文算法類

三代上之制作類非後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則愈闡愈精容  
成造術顛預立制而測星紀閏多述帝堯在古初已修改漸

密矣洛下閎以後利瑪竇以前變化不一泰西晚出頗異前  
規門戶構爭亦如講學然分曹測驗具有實徵終不能指比  
爲南移昏作曉故攻新法者至

國初而漸解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諸書妙契天元精研化本於中  
西兩法權衡歸一垂範億年海宇承流遞相推行一時如梅  
文鼎等測量撰述亦具有成書故言天者至於

本朝更無疑義今仰遵

聖訓考校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變古來疎  
密釐然具矣若夫占驗機祥率多詭說鄭當再火裨竈先誣

舊史各自爲類今亦別入之術數家惟算術天文相爲表裏  
明史藝文志以算術入小學類是古之算術非今之算術也  
今核其實與天文類從焉

術數類

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剋制  
化實皆易之支派傳以雜說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  
闡務究造化之源者是爲數學星土雲物見於經典流傳妖  
妄寢失其真然不可謂古無其說是爲占候自是以外未流  
猥雜不可殫名史志總概以五行今參驗古書旁稽近法析  
而別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書相書併而合之者

一曰陰陽五行雜技術之有成書者亦別爲一類附焉中惟  
數學一家爲易外別傳不切事而猶近理其餘則皆百偽一  
真遞相煽動必謂古無是說亦無是理固儒者之迂談必謂  
今之術士能得其傳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禍今古同  
情趨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  
彌變彌夥耳然眾志所趨雖聖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  
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可也

藝術類

古言六書後明八法於是字學書品爲二事左圖右史畫亦  
古義丹青金碧漸別爲賞鑒一途衣裳制而纂組巧飲食造

而陸海陳踵事增華勢有馴致然均與文史相出入要爲藝事之首也琴本雅音舊列樂部後世俗工撥振率造新聲非復清廟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體之一自漢白元朱務矜鐫刻與小學遠矣射義投壺載於戴記諸家所述亦事異禮經均退列藝術於義差允至於譜博奕論歌舞名品紛繁事皆瑣屑亦竝爲一類統曰雜技焉

譜錄類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後併爲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曰遞有增減亦不甚相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隸六朝以後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舊

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隋志譜系本陳族姓而末載竹譜錢圖唐志農家本言種植而雜列錢譜相鶴經相馬經鷲擊錄相貝經文獻通考亦以香譜入農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無類可歸又復窮而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於是別類殊名咸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繫屬者門目旣繁檢尋亦病於瑣碎故諸物以類相從不更以時代次焉

雜家類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爲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

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爲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類書類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皇覽始於魏文晉荀勗中經部分隸何門今無所考隋志載入子部當有所受之歷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然無所取義徒事紛更則不如仍舊貫矣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註書者利於剽竊轉輾裨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璣斷璧至摭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其專考一事如同姓名錄之類者別無可附舊皆入之類書今亦仍其例

小說家類

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  
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於武帝時矣  
故伊尹說以下九家班固多註依託也漢書藝文志注凡不  
著姓名者皆班固自  
注然屈原天問雜陳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卽小說家言而漢  
志所載青史子五十七篇賈誼新書保傅篇中先引之則其  
來已久特盛於虞初耳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  
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  
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爲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  
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  
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採旁搜是亦

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  
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 釋家類

梁阮孝緒作七錄以二氏之文別錄於末隋書遵用其例亦  
附於志末有部數卷數而無書名舊唐書以古無釋家遂併  
佛書於道家頗乖名實然惟錄諸家之書爲二氏作者而不  
錄二氏之經典則其義可從今錄二氏於子部未用阮孝緒  
例不錄經典用劉昫例也諸志皆道先於釋然魏書已稱釋  
老志七錄舊目載於釋道宜廣宏明集者亦以釋先於道故  
今所敘錄以釋家居前焉

道家類

後世神怪之述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教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自持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爲進故申子韓子流於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爲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比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別今亦無事於區分然觀其遺書源流遷變之故尙一一可稽也

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間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板印行

事見貫休禪月集序

夫自編則多所愛

惜刊板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辭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翦刈厄言別裁僞体不必以猥濫病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詠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乎眾議而履霜有漸已

爲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歇  
公論終明巋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詩  
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鍾嶸以求譽不遂  
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爲推闡詞場恩怨亘古如斯  
冷齋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餘釁報及文章又  
其已事矣固宜別白存之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  
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輕重姑附  
存以備一格而已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  
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  
則未有不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

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  
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  
以嚴嵩爲察相而以殺楊繼盛爲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  
自謂然亦朋黨旣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  
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  
又豈尠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  
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爲文體計也

### 楚辭類

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  
品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



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爲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分著也楊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補之朱子皆嘗續編然補之書亦不傳僅朱子書附刻集註後今所傳者大抵註與音耳註家由東漢至宋遞相補苴無大異詞迨於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補綴言人人殊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詞賦矣今並刊除杜竄亂古書之漸也

### 別集類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始於張融

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可不傳者則係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恆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恆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礫並存

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總集類

文集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鑑著作之淵藪矣三百篇既列爲經王逸所哀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爲始其書雖佚其論尙散見於藝文類聚中蓋分體編錄者也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兩途然文質相扶理無偏廢各明一義未害同歸惟末學循聲主持過當使方言俚語俱入詞章麗制鴻篇橫遭嗤點是則

併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別裁務歸中道至明萬曆以後僧魁漁利坊刻彌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並無門徑之可言姑存其目爲冗濫之戒而已

詩文評類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榮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

爲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  
高談多虛僞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  
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於集部之末別  
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僞博參廣考亦有裨於  
文章歟

詞曲類

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  
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古詩古詩變而近體近體  
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  
之餘音風人之未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亦未可全斥爲俳

優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終詞曲兩家又略分甲乙詞爲五  
類曰別集曰總集曰詞話曰詞譜詞韻曲則惟錄品題論斷  
之詞及中原音韻而曲文則不錄焉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  
廂記琵琶記俱入經籍類中全失論撰之體裁不可訓也









